

心灵·情性·意境

——项鸿及其山水画



李项鸿(笔名项鸿),1960年出生于浙江东阳,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研究生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大校军衔。

项鸿多年从事美术创作、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应邀在中央电视台书画课堂栏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授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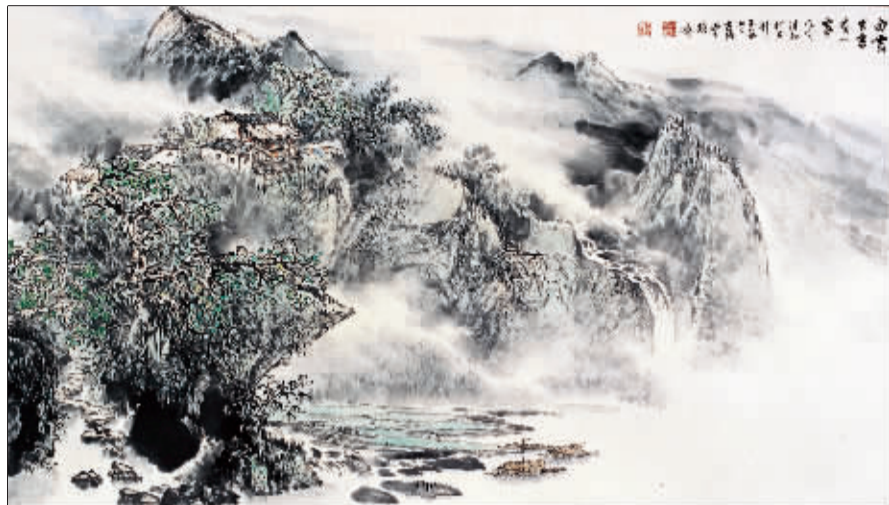


《泉响云林外》

项鸿是一位具有良好素养而又勤奋的军旅画家,他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走着一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道路。他的山水画俊逸灵秀、明丽清和,注重意境的表现;笔下的山壑草木、烟云流水、农舍渔舟并不是对自然景观的摹拟写真,而是倾注了对祖国山河的无限深情和对天地造化的内心领悟。

项鸿生长于山青水秀、人文荟萃的浙江东阳。那里自古就有着十分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白墙黑瓦的古代书院遗址,勤耕好学的农家风范,遍及乡里的能工巧匠,尤其是东阳木雕闻名海内外。从小印入心田的江南风光、文化环境的无形陶染,为他的个性增添了许多聪慧和灵秀的潜质,也使他自幼就与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在《古樟堂随笔》中曾对这种割舍不断的乡恋有深切的坦露:“余作山水是因心里欲言而性情所至,故操笔泼墨,如痴如醉,倾心倾情。童年的回忆以及郁结在胸中的浓厚乡情时常魂牵梦萦,那参天的古樟树、清澈的乌竹溪、静泊的小木船、隐显于绿荫翠色之中的白墙黑瓦、还有那小巷深处的破旧老屋……种种情思使我冥冥遐想,妙悟神合,于是一种无形的魔力拉动着我的画笔……”近年来,我采风几次途经东阳,不仅对那里的风俗民情、乡土文化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对项鸿纯厚朴实的为人、平实中显



《白云生处有人家》

出的睿智、谦和中露出的自信以及他壮写江南风土人情的山水画有了更深的理解。“画如其人,人如其画”,诚如是也。

项鸿崇尚自然美,而且敏悟勤思。他认为山水也有性灵,与人相通,“含道映物”是怀道在内心,外应万物。一切事物都可以了然于心,以胸怀澄澈、虚静空明的心境来体味自然形象,把自己融入自然之境,方能“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此为“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于是笔下的山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处处是精神,是心灵。

他身居京华之地,内心却仍然依恋于那片遥远的山川故土,笔下的一木一石皆意在捕捉山乡优美和谐的生活情趣和恬静清逸的诗美境界。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中平凡之美、质朴之美的眷恋以及爱故土、爱乡民的缕缕情思,读

来甚感亲切、真挚。当然,作为军旅画家,项鸿亦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他对当代中国军人奇伟豪迈的气韵、博大深沉的情怀有着自己的理解,创作的反映军旅生活内容的山水画,如《山道弯弯》、《昆仑兵车行》等,表露出的是一种雄浑博大、苍茫厚重的军人品质。清逸灵秀和雄浑厚重两种不同风格,其实正是一位当代军人丰富的军旅生涯和情感世界的真实写照。

军人是以四海为家的。项鸿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几次调任,历经大江南北。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生活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丽的漓江山水不仅丰富了他山水画创作的内容,也为其作品增添了几分灵性和才气。观其画作,画中清静润秀的格调不乏来自对桂林山水的体验,画作题材也颇含山水风情的特色。项鸿认

真研习传统技法,注重取法先辈大师们的笔墨意趣,吸收南派北宗的艺术营养。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师古而不泥古,始终以传统笔墨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

其山水画既有传统的风格又富有浓郁的现代生活气息。他以随意而有法度的用笔,皴擦点染,勾线与泼墨相结合,逐渐丰富自己的笔墨语言。他不仅面对自然山水写生,更注重以主观情感截取,使之成为可居可游的诗情之境,成为赋予对象情感、精神和生命力量的更具有艺术美的心中的第二自然。

概而言之,我以为项鸿在艺术的道路上辛勤探索,凭借他的才气和毅力,通过努力开拓,定能在艺术上不断勇攀高峰,取得更大成就。

刘大为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每周一评

我看中国画的文人气

画文人画首先需要做个文人。文人要读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文人的基本功。特别是山水画要画出景色的诗意,自然还要读诗,唐代山水画家就能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代唐岱说:“古人天资颖悟,识见宏远,于书无所不读,于理无所不通,斯得画中三昧。”清代山水画家邵梅臣说:“山水一道,义理深远,而最不可少者,书卷气。匠习非无好手,敛手者,苦无书卷也,无书卷则无气味也。”书画家画画不仅是画技法,还要画修养,修养除了文学艺术修养,也包括

对古代传统山水画家的继承。学传统的方法很多,有的认真模仿临摹,初学是需要的;有的临摹最喜爱的古代画家的作品;有的分类临摹山头、树木、泉水,临摹名家之局部;有的他为我用,如奥地利画家马克思·魏勒,借助中国宋代画家李迪、宋徽宗、马远以及宗炳的画论,创造出独特的现代派绘画;还有的用油画临摹明代董其昌的山水画,取其神韵。总之,读书、诗词、书法、笔墨等基础巩固了,才谈得上修养和士气。

清代画家盛大士说:“胜于丘壑为作家,胜于笔

墨为士气。”修养比之笔墨更难,三分在内七分在外。作家池莉说:“但凡艺术,都要经过技巧,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似乎没有技巧的炉火纯青的境界,单凭天然的写作,反而达不到天然,要经历技巧后达到似乎没有技巧。如古人之大巧若拙。”陆游教子学的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诗外是综合基础学习和修养。诗人顾随在《驼庵诗话》中说:“文学上变态固可怕,但白痴更可怕,这种人便毫无心肝,不要说思想,根本便没感觉。”中国的山水画家们是“思想

为妙,神与物游”。试想,只有笔墨技巧而无思想,怎么能画神与物游、神思妙想的山水画呢?董其昌作画,虽然是从学古人入手,但他是心存目想,而不是刻意临摹得来。

浮躁之人难以梦到深沉的境界。现在许多作家、画家感慨,几百年、几千年的文学作品读得懂,但却读不懂同时代的作品,岂非怪事,其实绘画亦然。许多精湛的古代山水画巨作引不起当代画家和人们的兴趣,却一味津津乐道地追求新潮,自谓“新文人画”却看不懂文言文作品

和古代画家的画论、画史,画出来的东西诗人看不懂,所谓赶潮流,殊不知潮流过后是漩涡!1951年,70岁的毕加索说他晚年的作品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是靠同代人的低能、虚荣和贪婪而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越不懂就越仰慕他。时至今日那些收购过毕加索作品的画商、富户仍然不予理会,因为他们承认了毕加索的话,那些画也就一文不值了。

作家张中行在《读书学文碎语》中说文风有四种气:一种是八股气,另一种是讲章气,再一种是刺绣

气,还一种是烟雾气。另外在国画界还存在有江湖气、世俗气和哗众取宠之气。还是管子说得好:“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其实山水画就是要继承创新、任其自然,不要标榜什么派,要卓然自立,不傍门户,画出时代情感和艺术的永久性。山水画看似包罗万象,其实就是平淡而山高水深境界。“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山水画的文人气就在此地。

王今栋(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